

◆ 名家看城市/武汉

阅 读

方 方 著

[武汉]

Wu Han

南方日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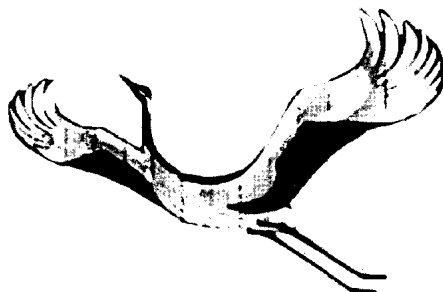


阅读

[武汉]

Wu Han

方方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阅读武汉 / 方方 著. —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2
ISBN 7-80652-173-9

I. 阅... II. 方... III. ①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71901号

阅读武汉

方方 著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电 话: (020) 87373998-8502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肇庆市端州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大 32 开 印张: 7
字 数: 150千字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0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作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 / 者 / 简 / 介

方方，本名汪芳。1955年生于南京。曾当过四年装卸工人。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始发小说。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1989年调入湖北作家协会。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已出版小说、散文集四十部左右。多部小说被译为英、法、日、意、韩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中篇小说《风景》、《桃花灿烂》等。

.

◆ 名家看城市丛书

烟雨秦淮 叶兆言 著
阅读武汉 方方 著

责任编辑：刘志一
装帧设计：陈方远工作室
责任校对：阮昌汉



目 录

武汉这个地方



武汉这个地方 2

在武汉过夏天 8

玩水 14

当街夜风景 24

楼与传说 31

40 戏与戏迷

50 水的故事

57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67 书香武汉



六渡桥的铜人像 72

关公桥 77

高头和底下 85

城里的山水 88

有趣的武汉人

94 武汉人说话

98 学说武汉话

106 在街上看武汉人





武汉人的性格 113
我认识的几个武汉人 120

武汉的零零碎碎

132 武汉人过早
140 武汉人的餐桌
149 一碗热干面
155 汉派服装的扣子



在武汉购物 158
名牌与特产 163
没有耐性 166

我就住在武汉

172 在汉口和武昌跳来跳去
177 少年往事



汉口消失的游戏 189
行云流水的武汉 201

武汉这个地方



同许多著名的大都市一样，武汉不仅是个商业都市，也是个工业基地和科研基地。它有着沧桑往事也有着血泪历史；有着租界之耻辱也有着反抗之传奇；有着建设高潮也有着“文革”笑话；有着英雄也有着娼妓；有着水一样的车辆和虹霓不眠的夜晚，也有着豪华的酒店和热闹的夜市；有着绿树红墙也有着环境污染；有着平静和美也有着暴富赤贫。总之现代都市们所享有的繁华先进和与之并存的都市诟病，武汉也都不差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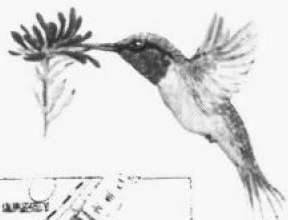
武汉这个地方

武汉这个地方一直被人们称作“江城”。它之所以有着如此的称呼，自然是因为它坐落在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之滨的缘故。其实将武汉称为“湖城”也是不错的。它是“千湖之省”湖北省的首府，环绕着它的湖泊至少也有一百。这些湖泊便如明珠或玉佩披挂在武汉的身上，有风吹过时，你说不定会听到它满身叮当作响的声音。久居的老人们能听得出，那是江之涛和湖之浪因风的撩拨而发出的回应。

往更老一点的年代追溯，武汉隶属楚国，故而武汉人也喜欢把自己居住的这片天地称为“楚天楚地”。武汉话的“楚”字和“丑”字共一个音，所以当武汉人堂堂正正地说“我是楚人”时，让人听到的往往是“我是丑人”。但武汉人对此毫不在乎。武汉人是崇拜楚人的。因为楚人尚武且又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浪漫和任性，深合武汉人意。当然，也可以说是因了武汉人身上拥有楚人的遗传因子，才使得他们以自己为楚人而自豪。

自有大都市的概念以来，武汉一直都是中国一个很有名气的城市，我算了一下，它的知名度恐怕仅次于北京、南京、西安、上海、天津、广州六城。前三城因曾为国都而文化意味深长，后三城因临近大海而经济相对发达。武汉既未成国都，又不靠在海边，仅仅是濒临于长江中游的一座城市，内陆得它所

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的武汉三镇图



在的湖北省几乎不同任何一个边境省搭界，它的名声落在前六名之外也是很自然很无奈的了。

与边境省份城市比，武汉离外国看来是远了一点。但一个人过日子的时间主要是耗在自己的地盘上，所以武汉人对此倒也满不在乎。神州大地，东西南北中，武汉能守着一个“中



土”也相当不错。武汉的道路能像放射线一样按东南西北的方向射向全国各地。画在鸡形的白纸上，就有点儿像太阳放射光芒的样子。而武汉就是那个太阳。不像上海，它的光芒只能放一半，另外的一半被它东边的茫茫大海给吞没掉了。也不像北京，往北和往东的射线太短，使人多少生出缺憾之感。武汉人便常说，当年毛主席原是想把国都定在武汉的，只可惜一帮北方人说武汉太热，不去不去。毛主席不怕热，可是为了团结北方人，就只好把武汉这么个天生当国都的好地方浪费了。七十年代在珍宝岛跟苏联人打仗时，武汉到处都有人说：首都定在武汉有几好？不管它苏联从哪个方向打过来，毛主席都不消着急，前面有两个省在顶着哩。而在北京，一不小心，就打到张家口，毛主席的家就成了前线。那还得了？相传那段时期，武汉好多人都要上书劝毛主席把国都改到武汉来。——这是说笑。

实话实说的是居于中国中心的武汉的确在交通上有着极大的便利。武汉人出门，没有什么强烈的遥远感。无论去哪里，远近距离相差并不很大。不像上海人，一说到新疆，干粮都得备它半个月——当然是指飞机不通的时候。武汉人在新疆已经逛了个来回，上海人说不定还在路上。这是武汉人最得意的一点。因为这个，武汉也就有了“九省通衢”之称。

曾经一度有人将武汉（主要指汉口）称作“东方芝加哥”，谓其繁华其进步颇似美国的芝加哥，但后来这个称呼逐渐消失。现在武汉人还想重温它的“东方芝加哥”之梦，只是叫了几次没什么人反应，也就没有叫开来。我没去过芝加哥，不知武汉与芝加哥的同异何在。只觉得“东方芝加哥”没有叫成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么一叫，你武汉再怎么强也只是第二，



前面还有一个“哥”。且不如有一天你武汉成为天下第一大都市，堂堂地叫做“东方大武汉”不更好？

如果说武汉是一颗珠子，长江便如串珠之绳，从武汉穿心而过。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在武汉中心地带的龟山脚下与长江汇合。这两条江将武汉的地面切割成为三个大镇：汉口、武昌、汉阳。三大镇皆临江而立，随江流而曲折。因为这个缘故，武汉人是没有什么方向感的。倘有人问路，武汉人的问答多半都是“往上走”或“往下走”。上，便是指长江上游方向，下则是指下游方向。为此，江水对武汉人的影响深刻到了骨髓，即便是人们随意的一指，也无不透视着水流的意味。

曾经一度，武汉三镇明显地将汉口作为商业区，将武昌作为文化区，将汉阳作为工业区，以此来体现三镇不同的特色。

最热闹繁华的地带几乎全都在江北的汉口。江汉路、六渡桥，以及遐迩闻名的汉正街全都集中于斯。记得以前武昌人和



江汉览胜图



汉阳人想要给家里买点东西都得搭车乘船地往汉口跑，直到现在，武昌和汉阳的商业已经很发达了，可人们仍然摆脱不了汉口的东西又好又便宜的阴影，依然喜欢到江北岸购物。

相对喧闹的汉口，江南的武昌在过去是要寂寞得多。这里最让人瞩目的是它众多的高等学府和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历史悠久而风景优美的武汉大学便是在武昌。它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在全国高等学府中，一直都属于沉甸甸的一员。传说1957年湖北的几个高级领导曾专程到武大去找那里的教授辩论，结果被武大的教授驳得哑口无言，落荒而去。传说固不足为信，但也显示出一个高等学校的风气。现在历经风风雨雨后武大教授是不敢再轻易跟领导辩论并一定要辩个赢的了，当然领导们现在也不会像当年那样居然天真得去同教授辩论。今非昔比，领导和教授都不再拥有那份浪漫，时代是完全不同，人心也是完全不同的了。遵循着市场规则，商业网点也已然兴起在武昌的角角落落，武昌相对汉口的寂寞也不复存在。

至于一直作为工业区的汉阳，直到现在也还是汉口和武昌两大镇的小弟弟。它夹在长江和汉水之间，一直默默无闻。最有名的是张之洞时代曾建过一座汉阳兵工厂。于是当过兵的人都晓得一个“汉阳造”。汉阳现今依然是以它的工业产品而出名。比方经常在电视里见到的“健民制药”，以及“冰川”羽绒服之类。武汉近年正开辟着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工业新区，它的落脚点仍然在汉阳。

三镇的风格不知是哪一年定下的，虽说现在已随时间的推移和都市的现代化而发生变化，但是这种特色却仍旧明显地存在着。

其实很少有城市能够有武汉这样的景致：富庶的江汉平原



环围在它的四周，令它的周边开阔而平展；无数美丽的湖泊镶嵌其间，令它的域内清新爽朗；两条大江——长江和汉水在城中心浩浩然汇成一派；无数小山峦如撒开的棋子呼应于江河两岸。一座现代感强烈的城市中，又有着山水相映，江湖襟带的风光。青山绿水、柳堤湖鸥与高楼大厦，与桥梁索道，与如桅的高塔，与跃动的大屏幕交融在一起。大自然给了武汉相当优越的风景条件，只要稍加精心一点策划布局 and 合理建设，它便会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同许多著名的大都市一样，武汉不仅是个商业都市，也是个工业基地和科研基地。它有着沧桑往事也有着血泪历史；有着租界之耻辱也有着反抗之传奇；有着建设高潮也有着“文革”笑话；有着英雄也有着娼妓；有着水一样的车辆和虹霓不眠的夜晚，也有着豪华的酒店和热闹的超市；有着绿树红墙也有着环境污染；有着平静和美也有着暴富赤贫。总之现代都市们所享有的繁华先进和与之并存的都市诟病，武汉也都不差少。



在武汉过夏天

纵然在武汉已过了三十多个夏天，可提起武汉之夏，仍让人汗毛悚然。不说它一连多少天都威风不减的炎炎酷日，也不说它丝毫无风且又热湿湿的黄昏，光是一想到居于家中手触之处皆发烫，脱光了衣服仍大汗不止的情状，便很有些让人不敢往下再想的感觉。武汉有一则传说十分著名，它似乎是武汉人的感叹，又似乎是武汉人的骄傲。

传说一天阎王爷要严惩三个他认为的恶人，命令小鬼将他们全都扔进烧沸的油锅里去油炸。有两个人下到油锅即命毙，但这第三人被炸了三天三夜，却仍然谈笑自若，面不改色。阎王爷大惊，不解其中缘故，便直言相问。那人答曰来自武汉。并告之武汉那地方每年夏天的温度远高于此，已不知过了多少如煎如炸的日子，这点小油锅与武汉之夏天比，实乃大巫见小巫也，何惧之有？阎王这才恍然，从此对武汉恶人弃用油锅。

这当然是好吹牛的武汉前辈自编的故事，可它流传甚广，其原因正在于它实在也还传神。否则就不会代代相传，延及至今并令武汉人每谈及此便津津乐道。

武汉也的确是太热了，抛开传说，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它的这种热实在是因它所在的地理环境所致。武汉是“千湖之省”湖北的首府。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和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分别穿越半个城市在武汉的中心地龟山脚下汇合，被河



流切割开来的武汉三镇大约有百来湖泊或环绕武汉周围或镶嵌武汉中间。江水的浩大，湖泊的繁多，必然使这片土地上沟渠纵横，水田密布。

多水的城市，富于灵气，风景格外怡人。但是一入夏天，这些明镜似的水面便有了一种人们无法见识到的狰狞，尤其在武汉。在白昼，烈日中天之时，这些水泊将太阳暴晒的热能尽情吸入；而到了晚上，则又将白天所获的热能拼命地释放。高温加高湿，使大汗涔涔的人们无法将汗水蒸发而去。

如果距离大海比较近，像上海，太阳落下，海风一吹，夜深人静时，湿热也一一散尽，在微凉的风中，睡上一个好觉是毫无问题的，这依然不失为一种舒适。然而武汉却不。武汉太内陆了。它所在的湖北省，甚至未曾跟一个靠边境的省份搭界，它想要看到海，目光得越过两个省份，那是何其的遥远！非但如此，一座名为“幕阜”的山梁偏又临东南之一堵，让那些稍稍强劲一点，本可以深入至内地的海风叩门而未得入。于是，湿热便在无风的夜晚更加地猖狂。这猖狂的结果是造就了武汉夏天特有的闷热。热不怕而闷难忍，因为这个，就连长年生活在热带的人对于武汉之夏也多有谈“天”色变之态。武汉便在众人对它的恐惧中成为了世人眼中的“火炉”，与长江上游的重庆、长江下游的南京另两座“火炉”齐名并有过之而无不及。

应该说在这座“火炉”里过夏天是很痛苦的事情。那时节，近40℃的高温持久不退，白天里太阳在头顶暴晒，穿底稍薄一点的鞋出门，多行几步，脚底板都会烫起泡来。记得小时候走的沥青马路，一到夏天，路面便软软的，一脚下去一个窝窝。一时间许多人的鞋都镶了一圈黑边。晚上比白天更甚。白天尚有一点南风把门窗吹刮得哐哐响，到了晚上却一丝也不



夏天里，光着膀子看戏没人说不文雅

存。湿闷湿闷的，整个城市有如一个大蒸笼，手触之处，无不发烫。夜里睡觉，几乎得一把竹扇摇到天亮。

然而久居武汉的人，我相信至少有一半人以上的人会说这算不了什么，又有三分之一的人则会说他就是喜欢武汉的这份热。原先我对有人持有如此想法，深表不信，后来专门问过几个地道的武汉人，他们中好几个人竟都一口答道：夏天么，要的不就是那份热？不热要你过什么夏天？热得温温吞吞又有什么意思？既然要人出汗，就要把汗出透才是，出它个淋漓尽致方对身体有益。

听了这番高见，我才晓得习惯过武汉夏天的人已经对热有了一种“要热就热它个尽兴”的生理需求。这可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记得我小的时候对武汉夏天的感受是既欢喜又害怕。我们